

评书《聊斋志异》

# 评书 聊斋

刘健卿 讲述

范凡 整理



评书《聊斋志异》

# 珊 瑚

刘健卿 讲述

范 凡 整理

中国曲艺出版社

一九八二年·北京

## 珊 瑚

---

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  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
六〇三印刷厂印刷

字数 114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 $\frac{1}{32}$  印张 5  $\frac{5}{8}$

1982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---

书号: 10227·033 定价: 0.45 元

## 出版说明

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问世以后，从清末就有艺人编成评书讲述，经过历代艺人续演，留传下来一批不同流派的评书讲述本。这些讲述本大都保留了原著的情节，充实了大量的细节描写，在刻画人物、铺叙故事、运用语言上更富于民间口头文学色彩，有的并对原著有所发展和创造。

《聊斋志异》暴露封建制度的黑暗和官吏、豪强的残暴，大多假托神鬼妖狐故事。在人同“异类”的关系后面，掩盖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。这样用寓言式的曲笔搜神谈鬼，有着民主性的光泽。当然，作者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，还不能认识和触及封建制度的本质，看不到改变现实的出路，对某些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（如君权制、一夫多妻制等）也是肯定的。改编的评书本，自然也不能完全脱出原著的局限，这在阅读时是需要注意的。

珊瑚，这是一种海产，可以做装饰品。在老年间，用它装饰任何物件都是美观的。比如桌上摆的盆景儿，用红珊瑚做花儿，衬上菠菜绿的翠叶儿，红的鲜红，绿的翠绿，看着真舒服。还有老太太头上戴的，扇子把儿上镶的，也都有用珊瑚的。甚至老头儿手里拿的鼻烟壶，都是拿珊瑚做的盖儿。因为它红的那么鲜灵、好看，谁看见了谁都喜欢。今天咱们说的这段《聊斋》，名字就叫“珊瑚”。

这个故事，发生在重庆。有个人姓安，叫安大成，二十多岁了；他有个弟弟，叫二成，十几岁。母亲沈氏，约四十岁。父亲是孝廉公，人称安孝廉。可惜不到五十岁就死了。幸亏他活着的时候，留下点家业。身底下住着一处宅子，还有一顷地。每年收入不少，堪称温饱之家。

自从安孝廉死后，家中没人在外做事了，每月没有大批的银子进项了，沈氏就把家里的男女仆人都裁了，节省开销，只留一个老妈子。这个女仆本姓刘，五十来岁，都叫她刘妈。她无儿没女，是个无家可归的苦老婆子。虽说被沈氏留用，可是她每天的活儿够繁重的，一家子的衣服洗洗涮涮，缝缝补补，做菜做饭，上街买东西，全是这老婆子的事儿。

安大成这小伙子，挺好。自幼念了不少书。自从安孝廉一死，他也没追求功名，就在家操持家务，还练习了一手好笔墨，给人家写点画点，自己也能解个闷儿。

转眼之间，大成都二十多岁啦，母亲沈氏张罗着给大成完了婚。这媳妇是在大成十六七岁时定下来，因为安孝廉一死，

三年孝服，不能娶亲，等孝服满了，这才迎娶。姑娘家姓陈，她的名字就叫珊瑚。

就凭人家给姑娘取的这个名字，就可以看出人家对于这个姑娘是多么爱惜啦。陈家是个老诚的家庭。陈老头老俩口眼前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在外边做事，二儿子在家跟老人务农。就生一个闺女。因为上头两个都是男孩子，老俩口对这闺女爱如珍宝，故此取名叫珊瑚。这就表示：我们姑娘太珍贵了。

珊瑚姑娘自幼性情温柔，又聪明娴静。在父亲教养下，她念了很多的书。又有一手好针线，什么裁剪刺绣，无一不佳。到十六、七岁上，姑娘长得眉清目秀，亲友们无不称赞。在定亲时，那会儿安孝廉还活着哪。安家有房子、有地，安孝廉还做着官儿。许给这样的家庭，姑娘过了门准保不受罪。谁知定婚后一年时间，安孝廉死了，虽然不象当初那样富裕，可还称得起是家道小康。何况姑娘已然二十多啦，盼着迎娶过门，当妈的也算了去一件心事了。

安家将珊瑚娶过门后，她跟大成小俩口儿很合美，珊瑚对自己的丈夫也很满意。他俩年貌相当，而且大成为人厚道，又孝顺母亲。这就使珊瑚从打心里爱惜自己的丈夫。作为媳妇的珊瑚呢？也暗自用心，一定要把婆婆孝敬好，她一心要做一个贤德的儿媳。她就按照当新媳妇的规矩，每天早起，梳洗打扮得整整齐齐，到婆婆屋里请安：“妈，您早起来啦！”随手给婆婆斟茶倒水的，十分周到。对待大成的兄弟二成，也看作是自己亲弟弟一样。这个家多么美满和睦呵！谁看着这样儿的小夫妻俩不夸呀！

说来也怪，唯独沈氏她瞧着不顺眼。也不知她是由打哪儿来的那么股子邪劲儿，越看珊瑚越别扭。珊瑚给她斟茶呀，伺候她吃饭哪，从没瞧见过她的一个笑脸儿。珊瑚以为婆婆就是个整脸子，不爱乐，并不往心里放。每天仍旧是按照规矩，早早起来，梳洗完了就到婆婆那屋里去问安。

这一天，沈氏也许是没做好梦，她刚起来，刘妈就先把她的尿盆子端了出去，接着又把炕给她收拾好了，然后把漱口水、脸水也端了来。沈氏洗完了脸，正对着菱花镜梳头，瞧见自己的眼角儿、腮帮子上都有了皱纹。她认为这都是因为看着珊瑚不顺眼，给气的脸上有了皱纹啦！

这会儿，珊瑚进得屋来给婆婆请安：“妈，您起来啦！”沈氏装着没听见，照样梳她的头。珊瑚接着给涮茶壶、茶碗，把茶沏上，给婆婆斟上了一碗茶：“妈，您喝茶吧！”沈氏故意地把眼一翻，往后退了两步。“哟！这是谁家的少奶奶呀？是哪个宅门的小姐呀？这亮光把我的眼都照花啦！您是谁呀？”“妈，我是您的儿媳妇珊瑚。”“嚯！少奶奶！您今天是串亲戚呀，还是出份子行人情呵？噢！您这是逛庙去呀，还是听戏去呀？”“妈，我哪儿也不去。”“哟！瞧瞧您这满头的珠翠，晃得我眼睛都花啦！您脸上这粉，够一个铜钱厚啦，也不怕掉下来砸着您的脚！再瞧您这身衣裳，够多漂亮呀！打扮得这么花枝招展的，这是让谁看哪？知道的，你是老安家的儿媳妇；不知道的，这是哪儿来的这么个狐狸精，跑到这儿迷惑人来啦！”

珊瑚越听越不象话。心里说：今儿个这老太太怎么这样儿的脾气呀？自己的丈夫这么孝顺，我也不能惹她生气。她想到这里，明知婆婆说的，不象个当妈的说的话，只好当作没听

见，脸上一点怨气也不带，满面陪笑地说：“妈，您别生气，回头我就换了去。”“早就该换！甭没事儿在这儿气我！”

说着话，珊瑚就回自己屋里换衣服去了。可是沈氏仍在这边叫骂不休：“你个小娘们，安的什么心哪？你是想把我儿子迷糊死，再嫁一个去？你想的倒不错，我撕不烂你！别看你人儿不大，心倒是不小。你错打了算盘啦！天生不是父母养的！”接着就是糟的、烂的，一通儿数落。珊瑚正在西房换着衣裳，听得清清楚楚，心里甭提多难过啦！满心想讨婆婆一个喜欢，万没承想，因为这么身儿衣裳，招出这一顿骂。她骂得够难听啊，这委屈到哪儿去诉啊？唉！只怨自己的命不好哇！想到伤心处，不由得流下了伤心泪来。

就在此时，屋门一开，走进来了安大成。大成清早起来就到地里去了，看看庄稼怎么样，又跟打头的说了会子话，就回来了。他进门一瞧，珊瑚在哪儿掉眼泪哪！忙问：“怎么的啦！哭什么？”“我没哭。”“没哭，眼泪是打哪儿来的？”这么一说，珊瑚的眼泪流的就更多了，还不住地抽泣。此时，又听见北屋儿的妈妈仍在唠唠叨叨地骂不绝口，大成心里就明白了八九成。他跟珊瑚说：“我跟你说过，妈妈的脾气不好，你兴许没注意听，这才冲撞了她老人家，是不是？”“你走后，我就赶紧梳洗，等妈起来，我就过去给妈沏茶，那里想到妈看我穿的衣裳太艳了，说了些不好听的话。我不敢说别的，就说您别生气，我把衣裳换了去。她老人家就骂开了，越骂越难听。”“唉！她老人家脾气一向这么暴，说不定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呢！不拿咱们作儿女的发火儿，她上哪儿发火去？算啦！她爱说什么说什么，只当没听见，不就完了？不爱看咱们穿新衣服，咱们就穿素净点

的，不就完了？别哭啦，我去看看去！”

大成走后，珊瑚听了大成这么一劝，也就不哭了。把新衣裳叠起来，换上家常素服。

大成来到上房，一看沈氏噘着嘴，沉着脸，就知道还生气哪！“妈，您早起来啦？”“你干什么去了？”“我到地里看看。”“听你媳妇叨咕什么啦？”“她什么也没说呀！”“听我告诉你，你是妈的好儿子，你可不能听那个小娘们胡闹咕！你想娶了媳妇不要妈呀？那可不成！你要敢跟她穿一条裤子，你们俩一条腿儿，我剥你的皮！”“唉！您怎么啦？媳妇是您给我娶的，我能听她的？不过她刚到咱们家里不久，咱们的规矩她又不清楚，让她慢慢学吧！我再勤告诉她点，您也多说多教训她，日子长了，她也就学会了。您就是别生气！”“别生气？瞧她就不顺眼，哪儿能不生气呀？就今儿早晨起来，一句话还没说哪，就气了我一个跟头！你看她擦的那一脸怪粉，那股子香味，能呛死人！穿一身花衣裳，刀尺的跟小妖精是的，这是给谁看哪？再说咱们家这儿不缺摆饰，她跟我这儿充少奶奶，我瞧着能不生气吗？哎哟！跟她一生气，我的老病又要犯！哎哟！我的肋岔子不好受哇！”“您先躺一会儿，我给您买一付顺气丸去。”

说着话，大成就出来啦，来到自己屋里。这会儿，珊瑚已然把带花儿的衣裳叠起来了，换了一身家常穿的布衣。“哎！这就对啦！老太太不爱看穿带花的，咱们就穿素的，千万别惹她生气就行了。我还得出去一趟。”“你干嘛去？”“我去给妈买顺气丸去，我一忙就许把它忘了，要是给忘了哇，就是一顿臭骂。”

大成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他这是对珊瑚的暗示，也就是说她老太太不是单单骂你珊瑚，对谁都这样儿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大成说完一笑走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该做饭了，珊瑚把头包上，身上围上一条围裙，下厨房给刘妈帮忙去了。“刘妈，我来切菜吧！”“少奶奶，您歇会儿吧，我弄吧！”“您那么大年纪了，哪儿能叫您一个人儿受累呀！我年轻，以后有该洗的衣裳交我洗。年轻人多干点活儿怕啥呀？”“不行呵，姑娘，你还没摸清老太太的脾气呢，她气儿顺，怎么着都不要紧，她要是气儿不顺哪，左不是，右也不是，怎么着也不对。少奶奶，我可不是给你们婆媳俩挑拨事儿，就拿今天早晨说吧，新媳妇将进门，穿两件带花的衣裳也不行？瞧她这份闹哇，这不定是哪儿来的邪火，都撒在少奶奶身上了，我看着都不公。”“唉！遇着这样儿的老人没办法，过些日子也就好啦！”“过些日子？她的脾气这辈子也改不了啦，少奶奶你是不知道哇，我从二十多岁就到这安家了，那会儿老爷活着，还好点儿，自从老爷去世后，她这脾气越来越暴了，跟谁也弄不到一块儿。你们有个亲婶儿，那年打架闹翻了天，后来高低分了家啦！”“我们的亲婶儿？”“你不知道吗？你婆婆她不跟你们说，人家也不上这院里来，带着自己的孩子过日子可安生啦！哎！我想起来了，你们办事的时候，人家来了，那是大少爷把婶儿现接来的。那胖老太太有四十多了，比你婆婆身量高，长的膀大腰粗的，说话的声音挺高，那就是你们的亲婶，你忘啦？”“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见面时还给了我一块花布哪！”“对，就是那个老太太，说老实话，你婆婆也就是跟别人行，跟你婶儿她可不敢，要是说翻啦，人家可真不客气，你婆婆

还是真怕她。”听到这里，珊瑚心里说：我只当就是她恶哪，敢情还有比她恶的哪！刘妈这番话，实际上说，也是对珊瑚的一种安慰。

两个人把饭做好，一会儿二成下学啦！二成看见珊瑚，躬身作了一个揖，“嫂子！”“哎！二弟下学了，你过来，这衣裳怎么啦？”“跟学伴儿打着玩，扯的！”“你看，都撕成啥样了，妈要看见，她不说你？快脱下来，我给缝两针。”二成把外边衣服脱下来交给了珊瑚，她拿着二成的衣裳到自己屋里去了。

二成到上房见到沈氏，忙叫一声“妈！”“哎！宝贝儿下学啦？衣裳哪去了？”“我撕了个口子，我嫂子给缝去了。”“你看你嫂子好不好？”“人家不有说有道的，我看她挺好。”沈氏把嘴一撇，“哼！好什么呀？我看她就不顺眼！”“您还不顺眼哪？非得弄一个跟你对打对骂的，你就顺眼了。”“咳！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哪？”“我说的是真话！”“哎哟！妈可白疼你啦！怎么不跟你妈一条心哪！”

这时，刘妈端进饭来了。二成说“得了，吃饭吧，吃完饭我还上学哪！”二成不管妈吃不吃，他端起饭碗来就往嘴里扒拉。沈氏看着心爱的二儿子吃饭，打心里爱，可就是他说出话来不顺自己的心，真拿他没办法，只好长出一口气。

二成狼吞虎咽地将吃罢饭，就听外边有几个学伴儿喊他：“二成，走啦！”“哎！我穿衣裳去。”说着话他来到珊瑚屋里，一看哥哥嫂子正吃饭，二成刚要问衣裳是不是缝好了，珊瑚已放下饭碗，拿起衣服帮他穿上。接着她又让二成把鞋脱下，用手量了一量还了他。二成穿上鞋跑到当院去了。“这么早就去上学？老师还没吃完呢！”“咱们踢一会儿毽儿哇？”“对，踢毽儿

玩。”几个孩子就在当院踢开了。

珊瑚俩口子吃完饭，大成午睡了，珊瑚把碗筷收拾到厨房，帮刘妈刷洗。她们正在厨房洗碗筷，忽听上房喊了一嗓子：“二成哇！”“哎！干嘛呀？”“妈腿疼，快给妈捶捶腿来！”“该上学啦，还捶腿？”“给妈捶捶再上学，好孩子！”“不管！”“走，咱们街上玩去！”“走，街上踢去！”说完，这伙孩子跑出去了。可是，上房的沈氏还喊哪：“二成呵，小祖宗，你怎么不听妈的话呀？这才是儿大不由娘呵，我白疼你啦！”

珊瑚在这边一听，大成将睡着，婆婆她那儿拉着长声喊，这让他咋睡呀？干脆我去给她捶捶腿，别让她嚷了。想到这里，她回到自己屋里，把包头的头巾解下来，把围裙也解了，赶紧就上沈氏屋里去啦。“妈，我二弟上学了，我给您捶腿吧！”沈氏一瞧珊瑚进来了，把脸往下一耷拉：“哟！你们家谁死啦？是你爹呀，还是你妈死啦？上我这儿报丧来啦？”“妈，我不是报丧，我给您捶腿来了！”“噢！不是报丧，你上我这儿显魂儿来啦？对了，你这是跟我呕气呀？早晨刀尺得跟妖精似的，说了你两句，你就把自己打扮得跟死鬼一样，跟我这儿斗气儿来啦？”“妈呀！我怎么啦？您说我改。”“你怎么啦？我知道你怎么了。你们都来瞧呀！……”她故意把嗓音放大，扯着喇叭嗓子嚷开了：“你们都来看哪！她这个样儿象新媳妇吗？清水脸儿，不擦粉。青布衫儿，白布裙儿，白袜子黑鞋，这哪儿是新媳妇，这是诚心丧我们家来了。你这小娘们儿没安好心，你是想把老安家都给丧死呵，那就趁了你的心啦！你这个丧气鬼，克人精！你个死不了的！”

刘妈在外边听着，这可太难了，大晌午头子的，不是诚心

找碴儿么？她急忙进屋说：“老太太，您说两句，赶明儿让少奶奶改。少奶奶，您也回房休息去吧！”刘妈是好心，想把珊瑚劝开，省得她在那儿嚎上没个完。哪里知道，刘妈这一来，倒给沈氏增添了话料儿。“咳！刘妈，我说她是丧气鬼儿，一点也不假，这事儿瞒不了你。自从安家把这小娘们一定下，安家就没得过好儿。头一个就是把老爷剋死了。老爷死后，我就苦守。拉把这俩孩子，我容易吗？我的老头子哇，你狠心一死，不管我喽！呜哇！……”沈氏一行鼻涕两行泪地嚎起来啦！

刘妈听了这些天了，沈氏说来道去就是这两句话。就凭珊瑚这样儿的姑娘，这么聪明，这么贤惠，婆婆满嘴数落，人家总是没怨言，笑脸儿陪着。再说对待自己的丈夫，真是无微不至。就是对待二成，也跟亲兄弟一样。这么好的儿媳妇，到哪儿去找呀？可是从打结婚第二天， she 就把珊瑚看成眼中钉、肉中刺。可到底她为什么看着不顺眼呢？一句话，她看着这小两口和和气气的美满婚姻不合她的心意。她一生气就想她的老头子，越想她老头子就越憋闷。因此， she 就把邪火儿全都撒在珊瑚的身上了。

沈氏这一哭，可把大成吵醒了。他心里说：这大晌午的，哭什么呀？穿上鞋就到上屋来了。进门一瞧，珊瑚、刘妈在地下站着，自己的妈坐在炕沿上还哭着呢。“妈，您别哭，她又气您啦？”大成哪，刚吃完饭，她就上这儿气我来。今天早晨她打扮得跟妖精似的，我说了她两句，这小娘们就换了一身素，清水脸儿，这哪儿象个新媳妇呀？跟穿孝一样。她这是诚心跟我呕气呀！我说了一句，小娘们敢跟我顶嘴。我可没受过这个呀！我的老头子哇，呜哇！……，你要是活着，谁敢欺服我呀！我

的天呀！……”。

大成一听就明白啦，这可真难哪！穿花俏了不对，换素的又不对，这明明是不讲理，胡搅蛮缠哪！这会儿我替珊瑚分辩几句，这老太太一定冲我来，骂三天也完不了。这怎么办哪？他一眼看见桌子上头放着鸡毛掸子，他转身就假装生气地嚷：“有你这样儿的吗？诚心气妈，你还敢顶嘴！”伸手把鸡毛掸子拿在手里，一掉头，手攥着鸡毛那头——这名儿叫掸把子，这东西要是真抽在身上，当时就得肿起来，可是大成把掸把子举的挺高，落的时候很轻，正打在白布裙儿上，嘭嘭嘭真响。

刘妈一瞧可了不得，年轻人火儿一上来，真抽在脊背上，大热的天，珊瑚怎么受得了哇！快劝劝吧！“大少爷，别打啦！要打您打我。”说着话把后背朝着大成，大成也打不下去了。刘妈顺手就把珊瑚推走啦。大成这边气嚷嚷地说：“妈，您看我打了她啦，给您出了气了，您就别哭了。真要把您气坏了，那我们就苦啦！好妈妈，您看孩儿我啦，饶了她吧！”“饶？我饶了蝎子妈，也饶不了她，我楞打死她，骂死她，也不能让她把我气死。”“妈，您看，我刚才不是打了她啦吗？”“你打？你打的太少，再打她十顿也不多。大成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家有她没我，有我就没她。”“对，明儿我打跑了她！”

正在这节骨眼儿，屋门一开走进来一个老太太。“要打跑了谁呀？”沈氏一听有老太太说话，她正擦眼泪，也没看看是谁。“刘妈，我告诉你，再打小娘们不准你劝，你要再劝，我先打你。”“哟！这是干什么呀？”沈氏一听不对劲儿，睁眼一看：“哟，姐姐来啦！”

不错，来的这位老太太还真是她的亲姐姐。这位老太太

的男人姓于，人家都管她叫于老太太。她男人早死了，自己带着一个儿子，守着十几亩地，前几年娶了个媳妇，帮儿子干活儿，又生了个男孩儿，一家四口子，日子过得挺不错。今天她路过这儿，进门瞧瞧妹妹。

大成一看姨妈来了，赶紧过来招呼：“姨妈，您快坐下，我净顾劝我妈了，都不知道您什么时候进来的。”“你妈这又是跟谁呀？”“唉！跟您外甥媳妇。”“瞧，新娶进门儿的媳妇，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呀？纵然有点不是，慢慢开导嘛！何必生这么大的气呀？听听你们说的，不是要打跑了人家，就是有我没她，这么厉害吗？”“哎哟！我的好姐姐，您是不知道哇，这小娘们可能气人啦！由外面看，她一声不吭，象个老实人儿。其实她心里可厉害了，蔫乎乎心里有准儿，这叫气死人不偿命呵！”“吓，可够厉害的，你说说她都怎么气你啦？”“姐姐，我这个人您知道，谁要是待我有点好儿，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，没理的事儿咱们不办。这是我从小养成的脾气。”“是呀！这个我知道，说了半天，究竟外甥媳妇儿怎么啦？”“唉！我要一说呀，您也得生气。今天早晨她上我这屋里来，吓，刀尺得跟花大姐似的，我说了她两句，刚才又上我这屋里来啦，穿一身素，清水脸儿一点粉也不擦。这不是诚心跟我呕气儿吗？我说了两句，小娘们跟我顶嘴。”“她怎么顶嘴呀？”“她问我怎么啦？您说可气不可气呀！”“还说什么了？”“就是这个还不可以的呀？”

大成听到这儿，差点没乐出声来。心说这还跟人家说呢，真正是没事找事。他就出屋儿去了。于老太太看大成出去了，就靠近沈氏说：“妹妹呀！论亲谁也没咱们亲，咱们是打小儿一块长大的，谁是什么脾气谁都知道。说话就抱孙子啦，什么事

都得往宽处想，新媳妇过门不久，可年轻人谁不该漂亮两天哪？咱们也由新媳妇儿那会儿过来过，可那会儿咱们也是穿点漂亮衣裳，新鲜些日子。现在你看见媳妇穿得太花俏了，人家可不就把它全换了，这是听话的好媳妇呀！可你又说不好。不用问你那嘴，逮什么就说什么，人家孩子就应该问你，到底儿怎么啦？这你就说这是跟你顶嘴啦！咱这不成了没事找事儿啦吗？”“我倒没事找事儿啦？”“你甭不服气，你打小儿那脾气我还不知道？有理不让人，没理搅三分。买理，卖理，就是不说理。小时候，我因为你挨了多少冤枉打？直到如今，我都忘不了。新媳妇应该管，要管的正，说出话来，得叫她心服口服。再者一说，那新的衣裳做了那么多，新媳妇不穿给谁穿哪？给你穿？”“给我穿？那就成了老妖精啦！”说到这儿，沈氏也乐了。“你甭乐，我说的这是理儿。别瞎闹了，我去看看外甥媳妇去。”

说着话，于老太太就出来了，刚一出上房门儿，刘妈就看见了：“姨老太来啦，您好！”“哎！好！刘妈你的身体倒不错。”“唉！就这个命儿。您什么时候来的？”“我来半天啦！看看外甥媳妇去。”

“少奶奶，姨老太来啦！”大成、珊瑚一听见就都出来迎接：“姨妈，您请这屋里坐！”接着，珊瑚给姨母磕头。于老太太赶紧把她扶起来。“姑娘免礼吧！哟，多好哇！”来到里屋，珊瑚赶紧给姨母斟水。“姨妈，您喝水吧！”“哎！歇着吧！姑娘。大成啊！你是知道你妈的脾气。你得告诉你媳妇，你妈那猴儿脾气，她爱说爱闹，都别往心里去。你就得两头儿劝，不能净听你妈的。我听说你刚才还打你媳妇来着？”“我从北屋儿过来

就跟她说，你瞧我妈，横竖不讲理，叫我这做儿子的怎么办？只好打两下子给我妈出出气儿，好有个台阶下。再说我也没真打她。”“姨妈，他是没真打，净打我裙子啦！”“哎！那还好，你们俩可不准打架。”“我们不打架，您放心吧！姨妈。”“姑娘叫什么来着？我老忘。”“她叫珊瑚！”“你瞧，这名儿多好哇！珊瑚姑娘，你婆婆打小就是这脾气。山河容易改，秉姓最难移呀！她爱说爱闹就让她闹去。反正也说不掉一块肉，给她个耳朵，只当没听见。再过一年半载的，等有了孩子，让她一抱孙子，每天有孩子磨她，让她闹都没精神啦！一句话，她就是闲的！珊瑚上我那儿住几天去。姨妈没闺女，给我当闺女去。”“那敢情好，过些天我给您磕头去。”“好哇！姨妈在家等你。我再看看你婆婆，我要回去了。”“您忙什么？在这儿住几天，跟我妈说说知心话儿。”“可不成啊！我那小孙子太淘气，我要不回去，他们连饭都弄不了。”

说着话，于老太太往外走，大成和珊瑚陪着老太太又来到上房。一瞧沈氏，倒在炕上，也不知睡呢，还是想事儿呢？这老娘仁一进来，沈氏就坐起来了。“姐姐来呀，坐吧！”大成一使眼神，珊瑚明白了，赶紧弄茶给斟上。“姨妈喝茶！”“哎，歇着吧！姑娘。”“妈，您喝茶。”沈氏一耷拉眼皮，跟没听见似的，让旁边的人看着真难受。“姐姐，这回您可别走啦，在这儿住几天吧！”“我刚才跟他们俩口子说，今天到这边有事，抽时间到这儿看看你们。你是知道的，我们一家子穷忙，你那小孙子可淘气啦！我要不在家，他们连饭都吃不上。”“孩子多大年纪啦？”“五岁。”“再过两年就省事啦！您怎么不把他带来呀？”“我带他来还不够跟他操心的呢！”“大成啊！叫你姨吃了饭再